



岁月留痕营船港

◎羌松延

南通开发区境内的营船港，称得上是该区历史悠久、功能颇著的一座港口。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，其原有功能虽已逐渐消减，但从岁月深处走来的营船港，是百余年来地方水利等历史的缩影与见证。

1916年《苏省议会之要案》一文有“通江之河，以营船港为便”句。的确，营船港不仅是一座港口，还是一条重要河道。它在观音山镇东侧与通甲河连通，南在营船港口入江。而通江达海的通启运河（开发区境内唯一的一级河道）也起自营船港口。

1921年夏，南通遭受严重水灾，“潮流泛涨，高及簷际。自天生港至营船港，沿江皆遭淹没，民房倒卸无算，男女死伤甚多”。考虑到有河道浅阻影响排水引水等因素，张謇主张由水利会测量，设法挑浚，以畅水流。12月7日，沿江各区绅董19人列席水利会筑堤开港会议，由张謇主持会议并演说。会议“议决开营船港。就港开港，其河面以六丈为限，堤岸一丈五尺，护堤一丈五尺，深度随地面之高低而定”。同时举龚聘儒为营船港董事。后经瞿知事订定日期，于次年3月8日“先濬营船、裤子二港，以利宣泄”，“所耗田亩归救灾会酌量津贴”。工程于当年冬天开工，于次年春季竣工。

而筑堤分中东西三段，其中“东段自营船港至老洪港，由张望山、张望明主办”，工程费用“仍照天芦任姚四港筑堤成例，就收益田亩计亩收捐”。

又因潮灾致使秋收歉薄，包括营船港一带在内的众多灾民，虽经临时赈恤，仍然生活艰难。1922年1月，南通县署又制作表册等，“着各调查员复行详查，以凭着手施赈”。其中，芦泾港以东至营船港的调查员由于兰亭、孙锦章担任，营船港以东至老洪港由张望山、龚聘儒担任，再由潮灾救济会按调查员复查灾户的情况施赈。

然而，南通又于1923年遭遇特大降雨。据张謇记载：当年“南通雨量特大，自六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，计时三十日，平均雨量值为五百四十七公厘二。……被灾区域之广，受灾状况之重，为近数十年所罕见者也”。为确保“将来再有过量之雨，水势一如今年，能于预定时间之内，尽数泄出，不致为灾”，张謇制定了《南通水利计划书》，因“竞化市之营船港、长桥港，及两港相接之斜洪河”等河道“甚关重要”，故计划对于“港身淤浅，水利会均为测图画线，核算土方，由各区分期施工”。1924年3月，又由张謇“嘱姚港至营船港长江江岸筑堤工程动工”。另经堤工事务所主任孙锦章按亩拨夫兴筑，小洋港至营船港一带江堤亦完工。龚聘儒任营船港工程主任。

营船港及其所在区域，总体地势较低，地面高程2米。虽有营船港、富民港、新开港等河流直通长江，但因1958年前除裤子港外均无涵闸控制，许多低洼地区常会出现内涝，以致有“锅底圩”“水涝圩”之称。加之营船港河坡坍塌，河床淤积，通航不

清末地图上的
营船港。1933年《通如海三县交通图》
上的营船港与永兴镇。码头旧址。
营船港客运。

畅，1958年，由南通县政府组织，将原三级河道营船港开挖拓宽，并自1959年11月施工，于次年建成五孔（净孔宽计22米）引排挡潮闸营船港闸（俗称五门闸），为引水排涝及通航提供了便利。

因地处江边，早年的通海沿江一带曾屡受江潮侵害，营船港也不例外。如1915年夏，有“新开港黄栋报告谓：调查沿江灾地，自营船港至老洪堤外，居民房屋什物漂流一空，损失甚巨，幸潮汛在昼，淹毙人口尚少”。

营船港是地方历史的见证。长江南通段西起如皋如靖界河口，东至启东圆陀角，河道形态曲折，沙洲浅滩毗连，在这长约164千米的南通江面上，又以营船港处为最宽，达11千米。因该江段水面宽阔，故盗匪亦多出没。如《李鸿章全集》曾记同治元年（1862）二月，扬州军营派人“赴上海采办军装布匹物料”，“行至通州营船港洋面，被盗劫去布匹衣箱等物”，五品军功之周彦、朱徐高等船夫共五人，“俱被拒伤落水身死”。

1929年5月，驻通剿匪的省警察队总队长李长江破获贩卖军火机关，并派大队长熊伟夫率同干警，乔装乡农，在营船港船上拿获海州籍11人及枪支弹药若干。为此，民国时期每到冬防时节，驻通省水警队会封锁营船、老洪等港口，以保地方安靖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战役后，侵华日军沿江而上，日本军舰时常游弋或停泊在营船港等江面。1938年3月，南通沦陷。是年秋，由于地方游击队控制四郊，盘踞城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。日方以陆道难逞，“乃改弦易辙，另由水路进攻”。10月16日上午，“突有日舰一艘、汽艇四只，藉其炮火掩护下，进向营船港登陆。”先行登陆的约计四十人被发觉后，即遭射击。“复有一百余名日兵继续上岸，携带轻重机关枪，猛力进袭。时有驻防新港之第二支队陈才福部，闻讯驰往增援”，经数小时激战，日军“不支溃退”。然而，“当日军溃退时，经过永兴镇（按：港口东侧小集镇），将全镇房屋焚毁，厥状殊惨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营船港是一个热闹的地方：有繁忙的船闸、码头和小集市，始建于1919年的营船港小学（原通竟合立小学）及后设的营船港初中，更让这块土地充满了生机。1984年12月，国务院同意“东起富民港，西至营船港，南沿长江，北到天星横河”设立南通开发区，营船港从此又步入了新发展的快车道。如今，这里早已厂房林立，不少世界名企、上市公司在此安家落户；重建的营船港闸屹立于港口，气势宏伟；新筑的江堤坚固无比，堤上宽阔平整的道路以及堤旁的绿化布景，构成一道美丽的滨江风光带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民国时期如皋 东乡的 海洋捕捞业

◎何台

海洋捕捞，指在海洋中对各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捕捞活动，各种鱼、蟹、贝、珍珠、藻类等天然海水动植物的捕捞。网捕是一种常见的海洋捕鱼方法，它利用渔网的特性，将鱼类集中在一起，然后捕捞。

1940年前，如皋东乡（今属如东县区域）东临黄海，海洋渔业比较发达。1933年，如皋县成立渔业生产指导所，负责教育和指导沿海渔民开展渔业生产。

1934年，渔业生产指导所在丰利、掘港两区调查沿海渔民海洋捕捞情况，抽查海上捕捞船（海船）176只，其装载量仅有200—600担，海船造价在1500—9000元之间。大多数是只能装载两三担、三四担的渔船，一般的船只不能捕捞黄花鱼，仅作张濶舫、鱼簖子及搭人拾文蛤之用。海洋捕捞的各类渔网为麻棉制品，这种网含水系数大，网衣重，渔民劳动强度大，且易腐烂，须定期用猪血涂网（俗称“血网”），费用开支大。由于船只较小，如皋东乡渔民海洋捕捞范围不超出吕四渔场。捕捞作业主要集中在春夏汛期，过了春夏汛就无作业项目，部分渔船从事运输副业。近海小取生产以密舫、簖子、阻网等为主要作业，还有钩蛏、采贝、捉蟛蜞、取麻虾、拉泥螺等为数不多的小型作业。1934年秋，如皋县渔业生产指导所开办沿海渔民补习学校，学习文化知识和捕捞技术，不收学杂费，还赠给书籍、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石板、石笔等，并编写了气象、渔具、海上捕捞技术等书籍，分赠给渔民。聘请舟山、吕四等地的老渔民讲解刺网、围网、拖网、张网、敷网的使用，讲解如何观察鱼情、提高捕捞技术等方面的知识。

1935年9月9日《江苏省政府公报》载：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曾训令如皋县长渔业应行改进各点指示：“一、扩张渔船教育。查该县所办渔民小学仅有一处，渔民入学无几，应就各渔村繁盛之区域，酌量增设，以期普及。二、指导商民创设冰厂，以利渔获物之冰藏运销。三、指导渔民将原有的旧式渔船，装制燃料引擎等新式渔具，以便向外海积极发展。四、应责令渔业生产指导员随时出海实施指导。”作为一省之建设厅长直接训令一县的海洋渔业生产，还是比较少的。想必训令之后，对如皋县的海洋渔业生产改进应有所触动。1935年，如皋县海洋渔业生产产值约140万元。

